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爱神伴在 你左右

席绢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爱神伴在你左右

作 者:(台湾)席 绢

责任编辑:李荣德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13)

发 行 者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江苏省常州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4

字数:140,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961-1/I·913

定 价:7.80 元

共渡痴情时光

——阡陌

痴情,是少男少女们在心灵撞击下的激情表露,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?”没有人能够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。而“痴”字,却永远是情之一隅。席绢小姐的书之所以能够风靡大陆,其主要原因也是在一个“痴”字上,她的作品不光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称赞、认同,还一下子涌现出成千上万个“痴情”的书迷。书迷们纷纷来信,或打来电话,寻问席绢的新作什么时候才能和读者见面。在千万封催促信下,无奈我们又推出席绢的新书《爱神伴在你左右》,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喜欢。像《浪漫一生又何妨》、《女作家的爱情冒险》、《君须怜我》等一样,席绢的作品以写情感见长,以写美、写真、写善见长,她的作品主人公很少是罪大恶极的坏人,作为一个九十年代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女作家,她以朴实无华、似行云流水的快节奏的笔触,抒写了九十年代台湾经济社会生活现状、家庭、爱情、理想……

。还有一部分古代题材，借古喻今，亦真亦幻。故事清奇多姿，文笔清新、语言俏皮活泼幽默，人物多姿多彩，情感真挚，极其九十年代世界青年的典型共性，极易唤起青春少年的共鸣，感动恋爱中的青年男女，触动以失去青春年华的成年人。读她的作品会使你感到生活在秋高气爽的原野中，耳边会响起“百灵鸟”的歌声，直冲上九霄云空，一种青春健康向上的气息，使人顿觉神清气朗……。

阡陌想这可能是席绢作品能迅速席卷大陆市场的主要原因吧！

最近出版的《凉夏校园纪事》就代表了上述席绢作品的典型风格。也引起了一阵子向往台湾校园生活的冲动，使青年学生读者们乐不可支。我们希望这部新书更能引起另外一种良好的效果。

好了，不多谈了，大家赶快看故事去吧！

楔 子

爱情路迢迢
有酸亦有甜
不曾为它心碎
不知它的珍贵
走得辛苦
却也心甘情愿
幕然回首
只愿与你携手
白头偕老
共度一生

陈芸将手掌握成拳，紧紧堵住嘴，深怕自己会克制不住大叫。

有一秒钟，她以为这是在作梦，她不相信她所看到的，也不相信她所听到的。

丁玲玲像头发发了疯的母狮子，使劲全身力气，将屋内的所有东西往地上砸，她嘴巴更像利箭，箭箭中红心，几乎要致陈芸于死地。

“贱女人！你以为李海拿什么养你？在我们丁家，他只是一条狗！他一定没告诉你，他已经结婚了是不是？哼！没有我丁玲玲，他能有今天吗？他敢背着我养你这个贱女人，你未免也太幼稚了吧？也不去打听看看，我丁玲玲是什么样的人，岂能容下你们这一双狗男女？”她一步步的逼近陈芸，那眼光凌厉，面孔狰狞，仿佛恨不得将陈芸杀死。

一个巴掌冷不防地甩在陈芸的脸上，在这宁静的夜晚，这一巴掌听来尤为刺耳。

“给我听清楚，明天你就给我滚远一点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”她撂下狠话。“还有，你别指望李海会再来看你，他不会再来了，你最好记住我的话，他不会再来了。”

“砰！”门被用力甩上。

但是陈芸什么也听不见，脸颊又红又种，她甚至也不感觉疼。

强忍好久好久的泪水，终于溃堤般地落下。她的一颗心已如同地上摔碎的玻璃，再也无法复元。

一直以来，她以为自己找到世上最好、最关心她的男人，但是她还是错了，李海仍然欺骗了她。

他让她由天堂坠入地狱，永远永远也翻不了身。

李海……李海……

她像要把他的人、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心版上似的，不断反复地叫着。他。



李海一进门就知道有事发生了。

当他打开门时，他被眼中的景象给吓得不知所措。

屋内像经过了一场大战，所有的东西碎得碎，倒得倒，一股不祥的感觉袭上他的心中。他冲进房间，裏面也不比客听好到哪里去。

“芸儿！芸儿！”他四处寻找陈芸，但是屋内空荡荡的，化妆镜上有几个鲜红的大字，令他触目惊心。

恨！恨！恨！连续三个恨字布满了镜面，而迎面扑袭而来的是一股腥得教人难以入鼻的味道，他忍不住伸出手

抚摸那三个字……

“芸儿!”李海闭起眼睛,鼻子一酸,泪再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。

她如此恨他,是吗?

他错了!完全错了!他不该对她隐瞒一切,以为这样子,她就不会受到伤害,但是他却让她伤得更重。

“芸儿!芸儿!”

他一拳击碎了镜了,玻璃刺得他的手鲜血淋漓,但是他不觉得疼;此刻什么疼也比不上他的心疼。

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是吗?



陈芸含着泪,护士不断在她耳边劝抚着她,但她一个字也听不下去。

“你要好好的保重,现在你务必让自己恢复起来,就当你和这个孩子无缘吧!”

陈芸想放声大哭,但是此刻她却再也落不下一滴泪来。

她失去了孩子啊!她唯一生存下去的希望也没有了。

无缘!她和这孩子无缘吗?她与这个世界也无缘啊!

护士才离去，她拖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走着。

她咬着牙强忍下腹部那一阵又一阵的疼，她无法相信上天对她的不公平，她不相信她和孩子无缘。

一步一步朝向育婴室走去，隔着育婴室的玻璃，看着那小床上安稳如天使般的 baby 们，她忍不住一阵鼻酸。

突然，她的眼光被两个 baby 给深深吸引住。这两个 baby 竟是一对双胞胎，那模样生得多么俏，水灵般的眼睛眨呀眨的。

她想要一个孩子都要不到，而这个幸运的母亲竟能同时拥有两个如此漂亮的孩子，教她怎能不急不妒呢？

一个念头闪过她脑子，她的心跳加速，手脚也跟着微微打颤。

不！不能慌！要镇定，一定要镇定！

她深吸了只气，慢慢地朝婴儿室走过去……



傅绿苓嚼着口香糖，心情不是顶好。

她由巷口逐渐走向家门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；一辆鲜红色的跑车正停在她家门口挡住去路，她脸上的表情更坏了。

一股怒火直冲她胸口，她实在不懂，怎么会有人如此没“公德心”到这种地步，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妨碍了别人的出入吗？

她口香糖愈嚼愈快，绕着车子前后察看。

啧啧！这部车还是上过报纸的红鬃烈马！听说这种跑车价码超高，而且还是限辆发行。可惜的是，开这种车的人竟然如此没有道德、没有水准。

她用手指在车顶敲了敲，眼珠子像想到什么似地溜

呀溜，然后将嘴巴里的口香糖拿了出来，往车门上的匙孔一塞，像完成什么杰作似地拍了拍手掌，对自己的恶作剧满意地咧齿笑了笑，才掏出钥匙打开自己家的门。

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?! 屋内竟传来一阵悠扬的钢琴旋律。

如果她没记错的话，今天家里除了她哥哥傅家声之外，根本没有人在家。

因为父亲傅正中带着母亲正在欧洲旅行，而且还准备转往纽约，参加好朋友儿子的婚礼，所以一、两个月内是不会回来的。

那又会是誰在弹钢琴?

好奇心驱使下，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过客厅，钢琴前坐着一个男人正沉醉在自己的演奏中。

傅绿苓想也没想地便将钢琴盖往下一压，云皓驰被这突如其来的异状吓到，他连忙收回自己的手，否则他敢保证他的手铁定会受伤，而且还受伤不轻。

因为他看见一张生气的小脸蛋；如果眼光可以杀人，他已尸无存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虽然差点受伤，但是却没有半点生气，

反倒还是笑咪咪的。

傅绿苓一双眉挑得半天高，这男人还真不是普通的帅！

浓眉大眼、鼻子又高又挺、还带点鹰勾，最要命的是他笑起来煞是迷人，那一口又白又整齐的牙齿可以去拍牙膏广告了；还好她不是那种见了帅哥就会“忘了自己是谁”的女孩子。

“那你又是谁？”真是好笑，她还没问他是谁，他竟问起她是谁？

云皓驰脸上的笑容更扩大了，他站了起来。乖乖，他还真是高啊！她一百六十五公分的身高，站在他面前足足矮了他半个头，不过却一点也不服输地挺直了脊背，一副谁怕谁呀的俏模样。

“你一定是家声的妹妹，你叫绿苓对不对？”他手指发出啪达一声，脸上自信满满的。“我是 David，你哥哥的好朋友。家声出去买饮料，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
傅绿苓斜睨着他，皱皱鼻头，这一直是她习惯的小动作。

“既然你是我哥的朋友，难道我哥没告诉你，我最讨

厌别人乱动我的东西吗？”

“这钢琴是你的？”

“难不成是你的？”她可是一副“恰北北”的样子。

云皓驰抿抿唇，嘴角的曲线漾成一条迷人的圆弧，他柔和的说：“你一定很久没有弹了吧？有好几个音都不准了！”

傅绿苓扬扬眉，一副发现新大陆的神情。“哈！没想到我哥的朋友竟然还有人不是音盲！真是黑瓶子装酱油，看不出来。”

云皓驰一脸啼笑皆非，这个小女生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，难怪傅家声每次一提到傅家这个宝贝蛋时，总是仰天大叹三声；唉！唉！唉！

今天果真教他开了眼界。

“傅绿苓，有没有人说你伶牙俐齿，很凶悍？”

“那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悲哀？”她不甘示弱地回应着他。

这劲儿够辣，他喜欢！

“悲哀？”云皓驰从来没有听过有哪个女孩子敢如此批评他，有多少女人见了他不为他着迷，甚至还不顾一切

想要赢得他对她们的注意,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动过心。

傅绿苓嗯哼一声,一副“你若不是白痴便是笨蛋”的表情,逗得他咧嘴大笑不已。他发现跟她对话除了脑筋要转得快,连反应也要出奇地迅速,否则铁定成了她手下败将。不过他想破了头,还是想不出她为什么会说他悲哀?而不是说他英俊潇洒。

“对不起,可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吗?”

她眼球子溜呀溜地在他脸上打转了一下,笑得好媚地说:“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长得英俊潇洒,那得感谢上天对你的厚爱,可以说是幸运“但若长得太漂亮,啧啧!我看是老天故意开玩笑给错了性别,这不是悲哀是什么?”

云皓驰愣了一下,简直不敢相信,她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,教他甘败下风。

“你骂人还真是不带脏字,我应该生气还是高兴?”

“你什么反应跟我都没关系,因为你不是我的‘朋友’。”她一副急于划清界线的口气。

云皓驰失笑的点点头。

“你这算哪门子的表情?”绿苓瞪他。

“难怪家声教我要跟你保持距离,否则我怎么死的都

不知道?”

傅绿苓还想开口反击，一阵脚步声匆匆传来，只见傅家声气急败坏的提了两袋饮料走进来。因为傅绿苓站在云皓驰的身后，傅家声并没有注意到她。

“David，真不知道哪个缺德鬼，竟用口香糖塞住你车门上的匙孔，幸亏我及时将它挖出来，不然要是口香糖变硬了，这下子——”他发现有张脸从云皓驰身后探了出来。“绿苓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

他脑筋飞快地转动，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叫道：“绿——苓!”

傅绿苓早像只精灵的兔子从云皓驰身边逃开，一迤儿地冲上楼去，还不忘回头猛朝傅家声扮鬼脸，傅家声早已一脸铁青。

云皓驰先是不明就理地看看傅绿苓，再看看傅家声，空然他像明白什么似地挑高双眉，继而脸上的笑慢慢地扩大……



陈依榛焦急地等着航空公司柜台小姐的回答。

“陈小姐，很抱歉，往台弯的机位全部客满。”柜台小

姐一脸歉意，在这旅游旺季里，回台湾的机位根本是一票难求。

陈依憐此刻的心绪纷乱难平，眼眶忍不住一阵热，雾气蒙上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眸。

“难道没有取消的？我母亲生病住院，我一定要赶回去。”

柜台小姐一脸爱莫能助的表情。“对不起，即使有人取消，目前也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在 stand by，恐怕你也无法很快递补机位。。

陈依憐一听，一颗心早已不知沉到哪儿去了；如果可能，她真希望自己有双翅膀飞回台湾，只是……她鼻子一酸，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她吸了吸鼻子，慌乱地在皮包里找着面纸，愈是慌愈找不着，泪水愈落愈急。

忽然，有一双手将一条手帕递了过来，她抬起泪眼，见到一张友善的脸。

“谢谢！”她接过手帕低声地说，然后默默的退到一边。

“不客气。”丁斯恺露出一个关怀的笑。

陈依憐带着一脸失望又疲惫的表情，脚步蹒跚地正要离去，一阵脚步声由后面急促的追了过来。

“陈小姐，等一下。”一叶分流利的国语，在羽田机场中十分突出。

陈依憐犹豫了下，停下脚步，面带诧异的旋过身。

丁斯恺站在她面前，她突然想起他的手帕还在自己手上，连忙把手帕递到丁斯恺面前，想想又收了回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把你的手帕弄脏了，可不可以留下联络处，等我把手帕洗干净之后再奉还。”

丁斯恺完全不在意的挥挥手，“我并不是来要回手帕的，只是刚才柜台小姐要我转告你，她帮你找到一个机位了。”

陈依憐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、破涕为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眨着眼，有点反应不过来。

丁斯恺被她的模样逗笑了，忍不住催促着她：赶快去check in 啊！”

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她点点头，连谢谢都忘了说就奔向柜台。

“谢谢你，小姐！”她感激万分地对柜台小姐猛道谢。